

續文獻通考

卷一六〇——一六二

7保土
5266
70-45



門內保
5266
70-45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樂考 大散樂百戲鼓吹夷部徽樂

俗部樂

滌

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
樂用觥終之是夜皇帝宴飲用國樂 七月十三日皇
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
落動樂十五日中原大宴用漢樂 春飛放杏塢皇帝
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金

太宗天會四年八月突撚取新樂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宮命
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
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
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
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等知女直醇質之風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飲酒樂上
諭之曰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懽飲擊筑而歌令諸
兒和之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于是宗室
婦女起舞進酒畢群臣故老起舞上歌本曲道祖宗創
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

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諸家人更歌本曲
上復續調歌曲極懽而罷其辭曰猗歟我祖聖矣武
元誕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后
傳福萬世夫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自
昔肇基至于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皇戴所歸不謀
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
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閒暇廓然無事
乃眷上都興帝之地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
非昔時于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
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
覩重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

依稀如昨歡誠契闕旦暮之若于嗟闕兮云何不樂
二十八年三月萬壽節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上
壽上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眇然思國
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
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于是
上自歌之皇太孫克寧和之盡懽而罷

皇明

大明集禮云俗樂之名古未嘗有至齊宣王始有今樂古
樂之辨漢高祖定天下與故人父老相樂飲酒作大風
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
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郎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
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
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哀帝時詔罷樂府官凡郊祭
樂及古兵法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世祖平
隴蜀乃增廣郊祀諸樂曰黃門樂天子宴羣臣用之曰
短簫鏡歌軍中用之其後章帝親製歌詩樂章列在食
舉又製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文帝受
禪改漢鏡歌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言代漢之意併製鞞
歌五曲鞞歌未詳其始相傳以爲高帝用巴渝伐楚其
人好歌舞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
曰行辭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讀至魏初乃改作焉晉

武帝受禪命傅玄荀勗等改漢鏡歌代魏鼓角橫吹曲
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等曲梁武帝命沈約製雅歌外
又改漢鼓吹舊曲更造新歌以述功德後魏道武設宮
懸正樂燕奏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有掖庭中
歌真人代歌凡百五十章北齊武成改漢鼓吹朱鷺等
曲惟黃雀釣竿二曲畧而不用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
人多少以等級爲差唐太宗製破陳樂以象武功唐玄
宗分樂爲二部堂上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下坐奏謂之
坐部伎立部伎有八一日永安樂二曰太平樂三曰破
陳樂四曰慶善樂五曰大定樂六曰上元樂高宗所造
七曰聖壽樂武后所作八曰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

有六一曰宴樂張文收所作二曰長壽樂三曰天授樂
四曰鳥歌萬歲樂武后所作五曰龍池樂六曰小破陳
樂玄宗所作生於坐部伎也又選坐部弟子三百教於
梨園號梨園弟子宫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又作霓裳
羽衣曲及隋法曲號曰清樂法曲之始即清商三調並
漢氏以來舊曲晉朝播遷其音分散隋文帝平陳得之
領於清商署唐武后時惟存四十四曲唐又分清樂燕
樂與高麗天竺高昌疎勒等諸番樂總爲十部伎代宗
復兩京製寶應長寧樂及廣平太乙樂文宗製雲韶法
曲宣宗制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繡歌之其歌有
播皇猷及葱嶺等曲宋有教坊樂分爲四部凡聖節三

大宴爲十九次陳奏間以雜戲繼以致詞稱述德美舞
用女弟子隊小兒隊各十次有雲韶部黃門樂也鈞容
部軍中樂也元燕樂分爲三隊樂音王隊元旦用之壽
星隊聖節用之禮樂隊朝賀用之各分爲十次更迭上
奏器服歌舞俱有節序

樂器

作樂之制在乎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然自宮縣雅樂
外八音備見者少惟唐清商樂其制鍾一架磬一架琴
一瑟一獨絃琴一秦琵琶一卧篳篥一筑一箏一節鼓
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歌二張文收讌樂用玉磬一架
大方響一架箏一筑一卧篳篥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

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絃琵琶一小五絃琵琶一大
之二大箏一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
笛一尺八一短笛一揩鼓一鞀鼓二桴鼓二歌二高麗
樂用彈箏一搗箏一卧篳篥一豎篳篥一琵琶一五絃
琴一義嘴笛一笛一笙一橫笛一簫一小箏一一大箏
一桃皮箏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貝一高昌樂
用荅臈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蕭一橫笛二箏
箏二五絃琵琶二琵琶二銅角一豎篳篥一笙一踈勒
樂用豎篳篥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橫笛一簫一箏一
一答臈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康國樂用笛二
正鼓一和鼓一銅鈸二安國樂用琵琶一五絃琵琶一

豎箜篌一簫一橫笛一大篳篥一雙篳篥一正鼓一銅
鈸二箜篌一天竺樂用羯鼓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篳
篥一橫笛一鳳首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銅鈸一
貝一西涼樂用鍾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撈箏一卧箜篌
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長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貝一
銅鈸二龜茲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
橫笛一簫一篳篥一荅膾鼓一腰鼓一羯鼓一毛員鼓
一雞婁鼓一銅鈸二貝一宋教坊樂用板十琵琶二十
一箜篌二笙十一箏十八篳篥十二笛十二方響十一
羯鼓三杖鼓二十九大鼓七五絃琵琶四雲韶樂用琵琶

琵琶四笙四箏四板四方響三箏篳八笛七杖鼓七羯鼓
一大鼓二傀儡八鈎容用板十琵琶七笙九箏九箏篳
四十五笛二十五方響十一杖鼓三十四大鼓八羯鼓
三元樂用興隆笙琵琶箏火不思胡琴方響龍笛頭管
箜篌雲璈蕭戲竹大鼓杖鼓扎鼓和鼓箏拍板水盞

樂舞

古者樂以象功漢高祖歌大風用童男子舞之武帝祀甘
泉園丘舞用女童後漢有黃門鼓吹舞宴樂用之有短
簫鏡歌舞軍中用之其始因高祖用賓人定三秦其俗
喜舞使樂人習之有巴渝舞用牟弩舞之劔舞巾舞者
沛公在鴻門范增令項莊劔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

經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六十一
七
害沛公後之劔舞巾舞此其原也漢順帝時祀靈星用
童男女十六人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雀及
穫刈春簸之形又漢天子臨軒設樂繩繫兩柱相去數
丈二倡女對舞繩上比肩而不傾盤舞者晉大康中天
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仰手執盃盤而又覆之反覆至
危也盃酒食器也而名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忘
其危也白紵舞宋齊間有白紵歌及舞白紵吳地所出
疑白紵吳舞也傾盃舞唐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馮分爲
左右部時塞外亦獻善馬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
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奮手鼓
尾縱橫應節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竿舞者明皇

時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
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綴柘枝舞用二童鮮
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始爲二蓮花童藏其中花折而
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之雅妙也坐立二部伎樂舞未
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謂之城舞行列方正象城郭也
舞樂舞亦謂五方獅子舞綴毛爲衣象其俛仰馴狎
之容二人持繩爲習弄之狀五方獅各依其方色破陣
樂舞唐所造也太宗爲秦王製破陣樂左員右方先偏
後正魚麗鵠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
陣之形慶善樂舞太宗生於武功慶善宮既貴宴宮中
賦詩被以管絃舞蹈安徐以象文教太定樂舞高宗所

造出自破陣樂歌云八紘同軌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
定也上元樂舞高宗所造舞者畫雲水備五色以象元
氣故曰上元聖壽樂武后所作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
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光
聖樂舞玄宗所造宴樂舞張文收所造分爲四部曰景
雲舞慶善舞破陣舞承天舞長壽樂舞天授樂舞並武
后作鳥歌萬歲樂舞武后時宮中養鳥能稱萬歲作樂
以象之龍池樂舞玄宗龍潛舊居變爲池瞻氣者以爲
異作樂以歌其小破陣樂舞玄宗所造生於立部伎宋
教坊樂舞小兒隊其名有十一曰女伎隊二曰劍器隊
三曰婆羅門隊四曰醉胡騰隊五曰諱臣萬歲樂隊六
曰兒童感聖樂隊七曰玉兔渾脫隊八曰異域朝天隊
九曰兒童解紅隊十曰射鵰回鶻隊女伎隊其名有十
一曰菩薩蠻隊二曰感化樂隊三曰拋毬樂隊四曰佳
人剪牡丹隊五曰拂霓裳隊六曰採蓮隊七曰鳳迎樂
隊八曰菩薩獻香花隊九曰彩雲仙隊十曰打毬樂隊
元樂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
天夜叉隊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
次以婦女搖日月金腔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
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其壽星隊用男
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鴉之象俱各歌
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象

杖齊唱舞而前禮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舞唱而前

樂工舞人員數

漢高祖大風歌舞童百二十人武帝祀甘泉園丘舞男女七十人巾舞白紵巴渝等舞采以前並用十二人至武帝省之或用八人而已後周安樂舞八十人唐太宗破陣樂舞百二十人慶善樂舞舞童十六人太定樂舞者四十人上元樂舞者八十人聖壽樂舞者十二人天授樂舞者四人鳥歌萬歲樂舞者三人龍池樂舞者七十一人小破陣樂舞者四人龜茲樂舞者四人宋教坊樂

工二百零七人復增二百三十二人小兒舞隊七十二人女弟子隊百五十三人雲韶部八十四人鈞容部二百六十五人元樂音王隊樂工二十人舞者九十三人壽星隊樂工十五人舞者一百零四人禮樂隊樂工十二人舞者一百零三人

樂工舞人服色

唐清樂工人平巾幘舞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紫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未安樂舞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絲爲髮畫襖皮帽太平樂舞人綴毛爲衣服飾皆作崑崙象慶善樂舞童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太定樂舞人被五彩文

甲持樂上元樂舞者畫雲水備五彩聖壽樂舞者金銅冠五彩畫衣光聖樂舞者烏冠五彩畫衣景雲舞花錦袍五色綾袴彩雲冠烏皮靴慶善樂舞者紫綾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緋綾袍緋綾袴承天樂舞者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長壽樂舞者畫衣冠天授樂舞者畫衣五彩鳳冠鳥歌萬歲樂舞者緋衣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龍池樂舞者冠飾以芙蓉小破陣樂舞者被金甲胄高麗樂工紫羅帽飾以烏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緇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長袖烏皮靴雙雙併立而舞天竺樂工皂絲布幘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幘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行纏碧麻鞋高昌樂工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帶紅抹額龜茲樂工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白袴弩烏皮靴踈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衫標白絲布袴舞者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康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衫舞者二人緋襖錦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雙舞者急轉如風俗謂之朝旋樂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標衫紫袖袴舞者二人紫襖白袴弩赤皮靴西涼樂工平上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金闕方舞四人假髻鬢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絲接袖烏皮靴宋教坊樂小兒隊一曰女伎

隊衣五色繡羅寬袍二曰劍器隊衣五色繡羅寬袍三

曰婆羅門隊衣紫羅僧衣緋掛手執金環拄杖四曰醉

胡騰隊衣紅羅襦繫銀鞞戴氍帽五曰譚臣萬歲樂

隊衣緋紫綠羅寬衫裹簇花幘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

衣青羅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衣四

色繡羅襦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錦襦繫

銀帶冠番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綠繡襦

繫銀帶冠花功鳳冠十曰射鵰迴鶻隊衣盤雕錦襦繫

銀鞞執射鵰盤女弟子隊凡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

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捲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

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

羅寬衫銀帶捧繡毬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

衣戴金鳳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碧

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

繫暈裙戴雲環髻乘彩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仙

砌衣戴雲環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彩雲仙隊衣黃色道衣紫霞帔

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

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杖元樂音王隊大樂

禮官二員冠展角幘頭紫袍塗金帶執笏次執戲竹二

人服同前樂工八人冠花幘頭紫窄衫銅束帶次二隊

婦女十人冠展角幘頭紫袍次婦女一人冠唐帽黃袍

次三隊男子三人戴紅束髮青面具雜彩衣次一人冠唐帽綠襪袍角帶次四隊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面具披金甲從者二人戴毗沙神像面具紅袍次五隊男子五人冠五梁冠戴龍王面具繡鑿次六隊男子五人爲飛天夜叉象次七隊樂工八人冠霸王冠青面具錦繡衣次八隊婦女三十人冠廣翠冠銷金綠衣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金梳翠花鈿繡衣次十隊婦女八人花髻服銷金桃紅衣次十一隊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梵相次一人作樂音王梵相壽星隊冠服同前次二隊婦女十人冠唐巾銷金紫衣銅束帶次婦女一人冠平天冠服繡鶴斃方心曲領次三隊男子二十人冠平天冠服繡鶴

四隊男子一人冠金漆弁冠服緋袍塗金帶執笏從者二人錦繡衣次五隊男子一人冠捲雲冠青面具綠袍塗金帶次六隊男子五人爲烏鴉之象次七隊樂工十人冠雲頭冠銷金袍白裙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鳳翹冠翠花鈿服寬袖衣加雲肩霞綬玉佩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鈿服黃銷金寬袖衣加雲肩霞綬玉佩次十隊婦女八人冠雜彩帽衣被榭葉次男子八人冠束髮冠掩心金甲銷金緋袍次男子五人冠黑紗帽服繡鶴斃朱履禮樂隊引隊禮官樂工冠服同前樂音王隊次二隊婦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領白裙束帶次婦女一人冠九龍冠服繡紅袍玉

帶次三隊男子三人冠服同樂音王隊次四隊男子三人皆冠捲雲冠服黃袍塗金帶次五隊男子五人皆冠三龍冠服紅袍次六隊童子五人三髻素衣次七隊樂工八人皆冠束髮冠服錦衣白袍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籠巾服紫袍金帶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束髮冠服銷金籃衣雲肩佩綬次十隊婦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錦繡衣次男子八人冠鳳翅兜鍪披金甲次男子一人冠平天冠服繡鶴擎

按周陳以前雅鄭清雜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

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爾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於是漢樂府絕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叫噪哀促子女複雜世俗筵宴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有女舞與此正同

淫聲奇技備矣

古雅樂設宮縣於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改周禮古本以合為令夫既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鍾反在其後七羽黃鍾首應夾鍾曰中宮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為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鍾應黃鍾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為七商黃鍾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鍾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

大戴禮言九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為首漢晉自創不復之雅遂亡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准關雎之亂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兗州燕飲歌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為偽爾儒生侈為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散樂 雜戲

遠

遠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有漢樂府之遺聲因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遂有此樂

冊皇后儀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為樂

自聖帝生辰樂次 酒一行感策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

入 酒三行琵琶獨彈茶餅致語食入雜劇進 酒四

行關 酒五行笙獨吹鼓笛進 酒六行箏獨彈擊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觥

曲宴宋使樂次 酒一行感策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獨彈茶餅致語食

入雜劇進 酒五行關 酒六行笙獨吹合法曲

酒七行箏獨彈 酒八行歌擊架樂 酒九行歌角

觥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
之數截竹為四竅之笛以叶聲音而被之絃歌三音天
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

曰上秋聲曰去聲曰入

散樂器 箏 篳篥 簫 笛 笙 琵琶 五絃 篳篥

鞞 方響 杖鼓 第二鼓 第三鼓 腰鼓 大鼓

太宗天顯四年正月宴群臣及諸國使官俳優角觥戲

七年六月初州觀角觥戲

穆宗應曆三年三月如應州擊鞠 十九年正月與群臣

為格葉戲

聖宗統和元年七月臨潢尹裏哀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

擊鞠 十二月燃萬漁燈于雙溪 二年十月上與大

臣分朋擊鞠

七年四月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鞠上疏曰臣聞

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
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竊以君
臣分戲不免紛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
杖縱橫馳騫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之禮二
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衝勒之失其如
宗廟社稷何三不宜書奏帝嘉嘆

十二年十二月高麗進妓樂却之 太平元年十月辛
通天觀觀魚龍曼衍戲

興宗景福元年七月上召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
丁未擊鞠重熙五年四月上與大臣分用擊鞠 六年
八月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命群臣分朋雙陸以盡懽

七年十二月召擊鞠者數十人于東京令與近臣角
勝上臨觀之 十年四月東京留守蕭撤八言東京人
非擊鞠無以習武舊制禁之非宜乃弛一禁 十月以
皇子胡盧幹里生北宰相駙馬撤八迎上至其第宴飲
上命衛士與漢人角觝爲樂 十五年四月禁五京吏
民擊鞠

金

金人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
器名曲不傳

熙宗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
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僚赴起居從之

貞陵天德三年正月造燈山於宮中 貞元三年八月增

置教坊人數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擊毬于西苑百僚會觀五月拜天于西苑射柳擊毬令百姓縱觀 二年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為事重法科 泰和初奏太常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以備用 五月擊毬于臨武殿令百姓縱觀 七年五月幸東苑射柳 承安四年八月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

世宗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其法插柳毬場為兩行皇太子親王百官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

其杖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兵氣已而擊毬各乘所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于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或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鞞木枒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敏捷也既畢賜宴歲以為常 六年三月如西京謁大祖廟畢擊毬百姓縱觀 八年四月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

天下主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圍獵擊毬危事也宜悉
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

宣宗興定四年十月擊鞠于臨武殿 十二月詔軍官許
月擊鞠者三次以習武事

元

元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
毬藏橛等伎

順帝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獻淫戲僧
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標兒法演標兒者猶言大
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
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

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
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
于是帝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乃選宮女一
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
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
執加刺巴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
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
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
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者受秘密戒者得入
餘不得預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
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

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元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
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
既長深疾二僧所為欲去之竟未能也

鼓吹樂

遼

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鼓吹樂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撾鼓十二 金鈺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鏡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大角百二十 鼓吹丞二人 羽葆十二 鼓

十二 管二十四 笛二十四 鏡十二 鼓十二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右前後鼓吹行剗道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
橫吹樂

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令

前部 大橫吹百二十 節鼓二 笛二十四 感篋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感二十四 撾鼓十二 金鈺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小橫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感篋二十四 桃皮感篋二十四

百官鼓吹橫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損見儀衛志

金

金初鼓吹樂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部其他行幸惟用兩部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柶鼓十二 金鈺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鏡鼓一十二 歌二十

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二 笳二十四 大橫

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節鼓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篳篥

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篳篥二十四 柶鼓十二

金鈺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鼓百二十 羽葆

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柶鼓三 金鈺三 羽葆

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節鼓二 鏡鼓十二 歌十六 簫二十

四 小橫吹百二十

後部第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篳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篳篥二十四

夷部樂

遼

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暨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天祚帝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觀魚酒筵半酣上命諸酋
長次第起舞為樂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帝
謂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托以邊事
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無大過殺之傷向
化之意最爾小國又何能為遂止 達達樂器如箏箏
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葛儻兀 畏兀兒 閃

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

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那兒虎 桑

哥兒若不丁 江南謂之孔 答罕 江南謂之白 苦

只把失 品絃

小曲 阿斯闌扯弼 四聲曲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

阿林捺 花糸 洞洞伯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兀

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回回曲 伉里 馬黑其當當 清泉當當

皇明百戲

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君以雙技長倍其
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觥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
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池肉林以饗
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觥者角其技也兩兩相
當角及伎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

九賓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庭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七尺聳躍而出耀煇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蹋鞠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楚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蹴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豈亦蹴鞠之變歟弄泰軍戲始於漢館陶令石耽有賊和帝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武之弟善鬪戰其以顏雌無威於敵每入陣即著面具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緇鳳凰安息五案都

盧尋撞走丸跳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股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恠獸舍利之戲蔡要云梁有高緇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技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徹樂

金

海陵貞元元年四月皇太后太氏崩詔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為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禁樂一月三年十二月太傅領三省事太皇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徹樂減膳
不視朝 四年五月旱勅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
二十一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
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
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

章宗明昌三年正月以孝懿皇太后喪禁音樂四年四月
幸興陵崇妃第是日方舉樂

元英宗至治二年享太廟以國哀迎香去樂修廟工役未
畢妨陳宮縣止用登歌

皇明

成祖永樂元年奏定 各朝忌辰視日

樂

凡親王公主郡王及武大臣喪早朝不鳴鍾鼓
凡大喪官員軍民人等並停音樂百日

仁宗洪熙中 遺詔毋禁音樂

穆宗隆慶元年春享 太廟以 世宗喪禮尚在二十七
日內照弘治十八年例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 至二
十七日滿 御門視事不鳴鍾鼓 二月祭先師孔子
及朝日壇歷代帝王以 梓宮在殯仍遣官行禮樂設
而不作 是年孟夏享 太廟以 世宗神主尚在
凡筵照正德元年例以後時享祫祭在大祥內亦如之
凡奏升殿奏致齋及 聖駕回 宮俱樂設而不作

信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兵制

宋

理宗寶祐五年七月詔諸路閫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借之禁

遼

遼兵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鉄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鎔錄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料一斗料袋搭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

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
之金符魚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
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番
漢臣僚祭神畢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
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
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攬戶丁推戶力覈籍齊
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
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軍
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
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
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

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
百人之上爲遠探攔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
部量衆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爲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
取兵馬騰通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
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逢馬口
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
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
正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畱親王一人在
幽州權知軍國大軍旣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州
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
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

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圃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
北京三路軍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
左右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
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
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
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
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
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
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
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甲夜
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
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以戰左右官道斜
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防守共打草穀家丁各衣甲
持兵旋圍爲隊必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
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擣木并下止傷老幼
又于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林木填道
路御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
旣陣料其敵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雜徑漕
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
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
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
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進迭退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箭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敵旣饑疲目不
能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
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
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
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
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
養而已軍之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
人率攔于馬各萬騎支散遊變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
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頃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析木植
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間
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
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晝夜
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費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遼兵
之大畧也

太祖天贊元年六月以鷹軍擊西南諸部

太宗天顯九年十一月以陽城及注只城降者括所俘丁
壯籍于軍

聖宗統和六年十月以宋降卒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時
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請放還不從 八年七月改南京
熊軍爲神軍 九年正月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

與宗重熙十五年六月籍諸路軍 二十年十月括諸道
軍籍 時蕭歸家奴上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
賓臣下猶疆蹶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若選富民防邊自
備糧糈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
單載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備僦人憚其勞半途
亡竄故戍卒之家多不能給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
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
少壯其鴨綠江之東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
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
登民以困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

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
一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
來有之曩者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
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風悉降
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
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開皇太妃
出師西域拓地既遠降附亦衆嗣後一部或叛隣部討
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
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
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地不已
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

可損絕得不爲益舍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難卒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棄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旣安心不至生釁如此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賦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游餽驛傳薄賦歛戒奢侈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困乏旣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土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矣

道宗清寧二年六月命有司籍軍補邊戍 四年二月詔

元帥府募軍 三月募天德鎮武東勝等處武健者籍為軍

天祚帝五年時女直阿骨打為亂以圍場使阿不為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文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為副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扈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奴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率漢步騎三萬南出江寧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持數日糧期必滅女直後竟無功天慶七年八月令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

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軋自顯者曰顯曰軋又有軋顯大營嚴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 十二月遣夷離畢查刺與太公鼎諸路募兵

金

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董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董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

太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卒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鰲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降卒外籍部族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猛安 七年四月詔曰自今軍事若皆中覆不無留滯應州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

宗大會二年平州旣平宗望恐風俗雜揉民情弗便乃置猛安謀克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

五年伐宋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皇統三年六月初置驍毅軍 五年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寔移兵柄于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

海陵天德二年省併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削正中下之名但稱爲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 正隆元年九月罷護駕軍置龍驤虎步軍 四年二月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下少亦不許留侍 五年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九月遣護衛

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六年四月遣使徵諸道兵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教神翼神勇神果神畧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振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畧威果威勇爲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隣寇抄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大名續授甲之士還立世宗于東京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人屯京師 七月詔發濟州

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 三年五月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爲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初窩斡旣平已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至是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亡充甲軍子弟又爲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于本猛安謀克肉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充 五年六月罷山東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十二年十二月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十七年以西南西北招討司

契丹餘黨心素狼戾復恐生事他時或有邊隙不為我用令遷于烏古里古壘部及上京之地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勅點檢司試諸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 三年七月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 六年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可以傷人者 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二年九月以北邊未寧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 四年五月尚書省上更定給發虎符制著於令

章宗貞祐二年四月籍赴選監當官為軍任子為監當者春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為軍皆憤愠哀號交愬臺省至衝宰相鹵簿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又詔遣使同山西宣撫使選其民驍勇者為軍又諭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 興定二年十二月籍頻河歸兵 三年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為兵者 四月宿裕等州置元帥府選陝西步騎精銳六千人實京兆又選精銳六萬分屯平涼涇邠乾耀等州 七月籍徑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差稅日支糧二升號決勝軍 十月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制 四年六月山東

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 五年罷
新募民軍減樞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諭行院帥
府毋擅增設補簽 元光二年二月詔軍士犯罪除大
罪外徒刑追配有勇藝過人者量才復用 三月詔籍
陝西僑居官民爲軍 八月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
裕諸州泊司農司州縣吏曰議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
與各巡檢司相依者五十戶以上置砦長一員百戶增
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
時以備澶關黃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
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
年幾六十選爲千戶至陳州前監察御史初父從益亦
爲千戶餘不可勝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臨物議紛
然後罷之

哀宗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先設總領分路
揀閱因相合併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旣張乃易總
領之名爲都尉班在隨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
破虜曰振威曰鷹揚曰虎賁曰威武曰折衝曰盪寇曰
殄寇必以先嘗秉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
以貴重臨之 天興元年二月括京城民軍十二萬分
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有五斗 七月下令招兵又簽
民爲兵 先是都尉統軍者有在京建威與屯幹里卜
許州折衝夾谷澤陳州振武泥撒華蔡州盪寇蒲察打

吉卜申裕安平完顏斜烈嵩汝振武唐括韓僧續封金昌府虎威統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完顏猪兒南京殄寇完顏阿拍宣權潼關都尉三虎賁完顏陳兒鷹揚內族大婁室全節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他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得犒晏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之加以至大以後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皆放歸鄉土同忠孝軍給其犒賞使河朔俘係知之敵此軍迄于天興至於七千戶以上將帥尚不預焉又以歸正人過多乃係于忠孝籍中別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軍也又以親衛馬軍舊時所選未精必加閱試直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爲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步次之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進選終不可用

元

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過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管轄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

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聞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後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

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一十一
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剌罕軍
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
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
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
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
之者

憲宗四年初籍新軍 六年忽必烈遣沒兒合石詣行在
所奏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世祖中統三年六月陝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軍困
乏乞以民代之有旨軍籍已定不宜動搖宜令貧富相
資果甚貧者令休息一歲 至元二年五月勅行院及

諸軍將校卒伍湏正身應役遺者罪之 是年六月樞

密院臣言各路出征逃亡漢軍及貧難未起戶并投下
隱匿事故者宜一槩發遣應役從之 十一月詔事故

貧難軍不堪應役者以兩戶或三戶合併正軍一名其

丁單力憊者許顧人應役 三年七月詔招集逃亡軍

限百日詣所屬陳首原其罪貧者併戶應役 四年春

正月僉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爲軍四丁五丁

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 九年五月勅諸路軍戶驅

丁除至元七年前從良入民籍當差餘雖從良並令從

本戶軍力 是年八月勅樞密院諸路正軍貼戶及同

籍親戚奴僕丁年既壯依諸王權要避役者並還本軍

十二年六月簽平陽西京延安等路達魯花赤弟男
爲軍勅淮東元帥府發兵及鄂州戍兵與李壇舊部曲
并前河南已簽軍萬人後免爲民者復籍爲兵並付行
中書省 七月簽雲南落落蒲納烘等處軍萬人隸行
中書省 十三年五月括獵戶鷹坊戶爲兵 六月勅
所附三衛兵之老弱者放還其家 十四年正月括上
都隆興北京西京四路獵戶二千爲兵 十七年七月
宣慰使帖木不花言萬戶軍交參重役宜發還元翼詔
集議以聞 十八年二月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
軍 十九年六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二
十年二月定兩廣四川戍軍二三年一更廩其家屬軍
官給俸以贍之 冬十月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
之五還家備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
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從之 又簽河西質
子軍年及丁者充軍 二十一年勅宋有刺手軍詔依
漢軍籍之毋文其手 二十二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
元帥招討司爲上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
叅作三十三翼上萬戶宿州蘄縣真定沂郯益都高郵
沿海七翼中萬戶棗陽十字路邳州鄆州杭州懷州孟
州真州八翼下萬戶常州鎮江潁州廬州亳州安慶江
陰水軍益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弩手保甲
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慶 江鎮江水軍建康二十二

翼設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人以隸所在行院是

憲放還五衛軍之河西務河舊例五衛軍十人為

分為二番十月放三人者還正月復役正

還四月復役更休息之十二月從樞密

院請嚴立軍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二十四

年三月禁籍自効軍擾民仍籍充軍

仁宗是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

守但十有三舊制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

府俾嚴守備制曰可

亦大德二年七月命廣海左右江戍軍依舊制以二年

七年更代七年二月詔和林軍以六年更戍仍給

鈔以周其乏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英宗至治元年罷文直萬戶府及狗站脫脫禾孫散遼陽

紅花萬戶府兵遣扈從諸營還大都

皇明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

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

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

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

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

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兵
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
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
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
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
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
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
將軍。

初制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甲辰革樞密總管萬戶定
為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又革都護統軍元帥萬戶府。辛
丑立大都督府正一品。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
諸軍事。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
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
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為鎮
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
將同處一城者為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
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叅將。為遊擊。

京衛

京衛皆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所統千戶
所有正千戶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所鎮撫五年一
廢置之。曰考選軍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
人兼數印。凡總領庶務曰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存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一
恤營操守衛皆曰見在管事選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
任之充營官者亦如之不足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
官有定員功陞日衆視原額增不啻十九

宣宗宣德七年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按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處賁爲上十二衛金吾
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
指揮使司曰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
曰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曰永清左右曰彭城三衛
長陵 景陵 獻陵 茂陵 泰陵 康陵七衛爲
陵衛並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隸 王府親
守五衛者 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爲留

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師隸都督府右上海移兵部親
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

京兵

成祖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 命靖遠侯王友
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
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
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
選輕騎爲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
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
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
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 十二年正月北征

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
安侯鄭亨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章安副之寧
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
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
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
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
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
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
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
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
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 二十一

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
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
英國公張輔興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
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 二十二年北征
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爲成國公朱勇而前鋒
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
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
兵十二營管隨 駕騎兵圍子手直刃手及京衛
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
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

營一司管執 大駕龍旗寶纛負 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 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 東官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披右披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中用英國公輔寧陽侯武為總兵官後英國寧陽謝兵事始以成國公勇為大將 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悞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

團營

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 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衰老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闇等橫不能制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

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措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鏜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

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餘。旣闔門兵少不足蔽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希忠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是年冬。勅遣四御史徃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募民兵。歲集練京師防秋。秋後散歸。如政更。咸寧侯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一新。而征戍日轉弱。爲強然。隱占賣放之弊。如故而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

奸漸露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其印綬遂憂死或云仰藥俄金
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殛其屍而襄城侯李瑾代瑾
卒平江伯陳圭代圭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
麤有聲既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已小別宿蠹
而已 隆慶元年九月 中旨令內臣坐營提督團營
科臣言其不便 上怒曰何物小吏乃敢違抗 詔令
閣部疏陳咸言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
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
効若用內臣必且盡變 先帝之法乞寢前 命從之
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
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覈

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 勅掛印而 命將
閩外事完則繳 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
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
員統之各給 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
如貞吉言於是 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
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為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耻與正等
伍移疾辭務為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
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
故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
乃以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
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勳臣總督戎政

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用彰武伯楊炳矣炳任職久得士卒心累加至少傅炳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之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蓋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驍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徃徃有使童奴輦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舉氈帽出操畢還復應付或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按國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 成祖

永樂中 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敝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按野史載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衛管官旗軍人等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一
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
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
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
衛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
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
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
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
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
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疋頭隻實有
二萬五百一十二疋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疋頭隻五
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
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疋頭
隻今休養蓄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

團營事例

景皇帝景泰二年庚午夏始立京營團操法先是京軍分
立三大營及土木變後卒伍耗弱屬邊報時警京師戒
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云此三營不相統一每遇調遣
選摘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因而誤事請揀選諸營
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
營每營官軍一萬五千員各以都督領之每五千用
都指揮一員十營共指揮三十員每營中每千用都指
揮或指揮一員共一十五員指總共五百名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又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之
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都督
等統領前去庶號令歸一而行伍不亂 制曰可

京營團操之法自此始

英宗天順初罷京營團操 八年復之

憲宗成化初又罷京營團操 三年辛亥冬十二月始立

十二團營法 時議抽選京衛抗健八萬外衛八萬外
衛者分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共十二萬分爲十二營
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
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是爲十二團營
而三大營官軍之數不與焉每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

三營五軍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步

軍神機管內外步隊官軍每營各設坐營把總等官統

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揀存老弱者名曰

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

衛曰京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曰外并三

大營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

二營之制又自此始蓋從馬文襄公昂所議立也又有

將軍營者錦衣衛侍衛自爲一營也遇下班之日照例

操練從管領侍衛提督有四衛營者騰驤左等衛勇士

軍人餘丁別爲一營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

等官並于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孝宗弘治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
事一曰京營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
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京操失業五曰
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
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
占軍數多九月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
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
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
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
遙爲制方且不獮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
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密院其何能爲宋並兩
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使副置知院置同知置僉書
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奚禦金元之烈本朝武
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
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爲本方之
用非奉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朝廷實無強幹
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各叅以半制諸
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
於是乎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適於
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兼互而血脉

無不貫通也

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汴梁李慶陽應 詔上疏一曰
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
有餘分爲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
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汰之僅得十二萬焉
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
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
也騎士則牽曳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
食之者增也且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
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

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
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
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
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貴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
而狠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
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
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官又其
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

國家京衛卒廩視外衛獨豐有室者有口分後議損所
值五之一南京侍郎黃懋官嘗嘆其冗食故爲裁抑既
革口分米應得者又不時給 孝陵衛周山等遮留諸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六十一
操卒圍懋官宅索懋官毆死昇至大中橋縛于坊射之
肆掠商民誠意伯劉世延議發贖人一金始散都督密
捕山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上曰營卒圍逼部
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戢何在營卒爲首者擒
治餘姑賞之竟以周山等三名斬首餘發戍邊

武宗正德中王瓊請修近郊武備疏曰臣等議得京師東
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叅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
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
分路防守頗爲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
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
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劄營縱

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
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
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
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今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
素有才望著實幹事官四員上請簡命二員一員前
去保定真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
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
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
保定叅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鐘等見選達官軍仍聽
臧鳳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
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合餘弁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爲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真定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爲專一防禦虜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于礙城池亦聽修定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在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

世宗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 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 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 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最嚴條教明肅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時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戡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版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襁纒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古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

言才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資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月日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咲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士夫亦皆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群盜縱橫局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我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 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

續文獻通考 卷之百六十一 三十
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
采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所以壯 國家元氣而延
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 上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
輔臣徐階等力言團營之設始於景泰至嘉靖二十九
年已經 先帝裁革願以 先帝爲法遂 命罷之
是年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俱
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各官
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千餘人俱散遣之諸
悍卒銷除殆盡留都始安 三年大學士趙貞吉言分
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 上下廷臣議兵科張鹵疏以

營兵事當以貞吉所論刊布與議諸臣使各出意見
書其左方仍持赴議所公同商確題請其推諉不與者
即不列名會疏其有獨見欲別具疏者聽久之乃集議
東閣下惟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練如貞吉言成
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
三大營如鹵言給事中邵濂魏體明御史高德恒各言
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爲然乃議曰
國初京營之制立大小教場以練兵未樂初既有五軍
營又有三千神機二營是爲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管
領之景泰初遷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團練其官畧
如三大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分爲奮武等十二營內又

續文獻通考 卷之百六十一 三十一
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亦不失 祖宗之舊正德中
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強我 世宗斷自
宸衷告于 太廟脩復 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
神樞乃定三營大將副參遊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
二員神謀睿不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
無良非法之言善也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
權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
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
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
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
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祖制所當欽承者臣等參

酌群言竊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後占少號令
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總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
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 祖宗三大營
分營訓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機神樞各營共
爲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 勅一道給
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
之總理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
回營照例繳印得 旨俱依擬行 七月從御史周禧
請發京營兵一枝守通州 九月辛卯 上大閱將士
於京營教場 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恭順侯吳
繼爵安鄉伯張鉉吏部左侍郎劉自強分閱千把總以

下及軍士武藝御史向程劉堯卿王圻蘇士潤監射閱
畢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私圖
訓練有方國威乃成爾等其勉之又 詔復京營舊制
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
決兵科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
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柰何以輔臣故
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
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
羊九牧之患况一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
即文臣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受叅遊令條馬而副
之令至條馬而文提督之令至又條馬而武提督之

職身名銜及官軍雜置三營中豈有公移則以一官
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領兵
五校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一
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 先帝之
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
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 先帝
制便其諸副將奉遊軍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
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悞與之談攻守
善則口噤莫為應不之之憲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
中旨如兒戲於兵政何裨益哉惟 上飭所司議議毋

拘成說無徇私見條 先帝之法慎擇副將責以練兵
事宜轉弱為強寔在於此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
言新制不似疏並下兵部覆如純言請仍用武臣一人
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叅遊分統皆如近議 上
報允乃罷之 五年六月兵部覆保定總兵真定遊擊及
巡撫標下三枝兵值秋防時俱還各鎮城團練易州紫
荆關等處第以常戍兵守之撫臣量選馬步奇兵三百
名屯住易州往來備禦有警則調度各官各應提可以
省行糧休息軍士報可

各邊軍馬

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
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叅差卒然
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
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一章奏
具書兵幾何均騎幾何步幾何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
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
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
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調軍勘合

成祖永樂七年五月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
止憑 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

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有事調發磨對相合方許發兵

五城兵馬指揮司

太祖洪武元年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尋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十年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為指揮副指揮革知事十二年定為兵馬指揮司正六品

建文君建文元年二月改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

祖永樂元年定為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一人吏六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為之貳吏目受事發行

禁衛兵

不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給京軍總領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終

軍備計詳為之復與自安在發計
一人吏六人計詳字強動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算祭輯

兵考 禁衛兵 郡國兵上

禁衛兵

宋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給京軍緡錢 紹定元年七月
留元英奏請路州軍僚屬私役禁軍乞下帥司約束違
者以聞從之 三年二月臣寮奏乞補禁衛兵額戒內
侍毋得私役革貨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 五年四
月李日邁奏乞行下諸郡招選放散軍人驍勇可用者
填廂禁軍闕額從之 淳祐元年八月詔馬軍司選子
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

遼

遼御帳親軍有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有屬珊

軍地皇后置凡二十萬騎腹心曰皮室精美如珊瑚者曰屬珊

宮衛騎軍太祖以迭刺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統以皇

族而親衛缺然乃立斡魯朵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建宮

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

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

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

銳置之腹心之地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毅宮初為斡魯朵腹心曰斡魯朵太祖以腹心之衛益以勃海俘錦州戶置在臨漢府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六千

長寧宮初為滿速益斡魯朵與盛曰滿速益應天皇后以遼州及海濱縣等戶置在高州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一萬二千 騎軍五千

永興初為國阿斡魯朵牧國曰國阿斡魯朵太宗以太祖渤海俘戶及懷州雲州澤州等戶置在存古河側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五千

積慶宮初為耶魯益斡魯朵典盛曰耶魯益世宗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戶雲高宜等州戶置在

東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八千

延昌宮初為斡魯朵本斡魯朵計平日斡魯朵本穆宗以國阿斡魯朵戶及阻卜俘戶咸信韓等州戶

雅里南正丁二千 番漢轉丁六千 騎軍二千

彰愍宮初為監母斡魯朵遺留曰監母景宗以章肅皇帝侍衛及母安州戶置在合魯河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崇德宮 初為孤穩幹魯朵王曰孤穩承天太

正丁一萬二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與聖宮 初為女古幹魯朵金口女古聖宗以國阿輦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五千

延慶宮 初為高篤益幹魯朵孛息曰高篤益興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太和宮 初為阿思幹魯朵寬大口阿思道宗以諸幹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一萬五千

永昌宮 初為阿魯益幹魯朵輔祐曰阿魯益天祚帝

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敦睦宮 初為赤實得本幹魯朵孝日赤實得本孝文皇

州戶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 騎軍五千

文忠王府 耶律隆運隸橫帳季父房無子天祚帝以

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一萬

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

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提轄司不

見蓋闕文也凡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

千

軍職制設北面詳穩司者有左皮室軍右皮室軍北皮

室軍南皮室軍黃皮室軍屬珊軍舍利軍皆領皇族護

衛者也外有卽君軍拽刺軍旗鼓拽刺軍千拽刺軍猛
拽刺軍墨離軍礮手軍弩手軍鉄林軍大鷹軍鷹軍鶻
軍鳳軍龍軍飛龍軍虎軍熊軍左鉄鷄子軍右鉄鷄子
軍龍衛軍威勝軍天雲軍特蒲軍三尅九尅等軍有事
則領以大元帥都元帥或便宜元帥又或自將焉其南
面諸衛軍有親衛勳衛翊衛左右衛驍衛左右武衛左
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
牛衛左右羽林衛左右龍虎軍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
軍又有侍衛親軍侍衛控鶴侍衛漢軍四軍歸聖宣力
四捷天聖等軍皆在京城內走卒曰拽刺

金禁軍之制本于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
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皇宗幹
之軍爲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
統之嘗嘗選諸軍之材武者爲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
龍翔軍爲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
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前云太祖遼王秦王猛安凡
三今云四猛安豈太祖兩猛
安耶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
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衛
所謂從駕軍也騎兵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置
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太定初親軍置四千人改防城
軍爲武衛軍掌京師巡捕二十二年省親軍爲三千五

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
舉司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二十馬一百二十
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
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可
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者充軍章宗承
安四年增爲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又增簽弩
手千人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
之謂之箭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
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彙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
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移點檢
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
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屬
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
備出入者也

元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
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爲
四怯薛及分者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
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
易於是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列宮禁宿
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太朝會則謂之圍宿
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

扈從軍守護天子之郊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
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壓
軍

世祖中統二年初設控鶴五百四人以劉德爲軍使領之
至元八年七月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十三年六月命征東元帥府選襄陽生勝軍五百充侍
衛軍 十五年五月選江南銳軍爲侍衛親軍 十六
年詔諭行中書省選南軍精銳者二萬人充侍衛軍併
發其家赴京師仍給行費鈔萬六千錠 十二月增置
宿衛凡宿衛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
一薛耶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

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
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木領之爲第二
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
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
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
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
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
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其他預怯
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
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
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

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蓋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曰扎里赤爲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闌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兒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濶端赤司關曰八刺哈赤掌酒者曰荅刺赤與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右兒赤牧駱駝者曰帖及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之怯薛之長若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及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

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右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爲尤親信者也然四怯薛及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朵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弊於此 十八年十二月議選侍衛軍萬人練集以備扈從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樞密臣言先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位皇太子謂臣等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選漢軍萬人別立一衛帝以爲然勅知院專鉄木兒不花摘漢軍萬人別立衛 二年八月置太

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
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
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
移文計思以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曰實
不慮及此

仁宗延祐四年冬十一月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
旨不得上殿闌入禁中坐罪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
門者譏其出入五年二月勅廣寧開元等萬戶府軍
人侍衛有兄弟子姪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
皆著為籍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設徽院選蒙古子男四百入宿衛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罷衛士四百人還宗仁衛秋
七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千人今增至萬七
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文宗至順元年八月省院臺官奏定擬大內四宿衛每衛
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二
十四人當減四千人內養九十九人及怯薛當留者各
百人累朝舊邸宮分養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
一千一百二十人勝臣怯薛口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
其汰斥者歸本部著藉應役有容匿濫收者怯薛官與
其長秋杖五十七沒家貲之半賞告者令監察御史常

察之制可

順帝至正十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

皇明

太祖法武甲辰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南鎮撫司兼管軍匠後添設北鎮

撫司專理詔獄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用事者因以指法凌虐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按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來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道相當為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徵權非人所能易識東廠之設二流並事鎮撫徑奏不由堂勘上

直巡綽親軍相兼奉 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批
文稽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比鎮撫非
祖宗之舊乃置衛後之添設成化十四年鑄印比原設
鎮撫司印增一之字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五所各有
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鑾上五司
尤親而重之蓋其為上殿司弓箭而下則已畧云洪武
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
職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
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罪其官毀其刑具所繫囚改送
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
任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為異二鎮撫司專理刑名洪武
制不得用叅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廷尉之評亦未嘗
得而撓之也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
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錦衣
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使得持
衡之體按緝捕為陞授 朝廷之有親軍稽不執大事
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選職以國初事勞甚簡天順後
門達袁斌朱冀等提督尚以 為率奏請一次正德
間葉廣趙鑑東廠王岳鄭一 年奏請四次
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矣
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
鑾輿擎蓋扇子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牛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十一
司分領將軍校尉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
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侍衛之
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督領之凡將軍力士
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 駕出入督設鹵
簿儀仗凡 皇城四門日夜看守巡邏之凡盜賊奸宄
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 旨鞠獄錄囚勘事與
三法司從事凡比試併鎗得監視鎮撫司掌衛刑名兼
理軍匠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理 詔獄獄成直
達上下法司覆擬經歷典出納文移吏百五十九人
霍韜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地
之復使之兼刑獄不亦甚乎夫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

矣錦衣備復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甚非所
以養氣節也昔光武崇高節名義之士蒲東都以扶漢
鼎宋祖敦庶耻刑法不加於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
今江西事變死者不過四人而已而猶不知所以養之
可乎士夫有罪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
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則氣由此折盡
矣雖或察其情而恕之使復披冠帶然武夫悍卒得以
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有志之士
不甘自污此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
之士也昔漢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刑戮僉謂
聖上盛德顧肯讓文帝乎自今乞令錦衣衛勿治刑獄

東廠勿預朝儀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於世教甚非小補蓋救人心振士風之至切者也

錦衣等衛隸府留守中等衛各有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正千戶副千戶所鎮撫百戶試百戶無常員經歷各一人所或有吏目一人

錦衣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左右後四行日夜巡邏之皆有圍伍定其籍之多寡而第其番之上下凡衛直有勲戚武官勲衛散騎舍人將軍力士校尉

侍衛官兵事例

掌領侍衛侯伯駙馬等官六員一員管錦衣衛大漢將軍及勲衛散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員管三千營紅盔將軍每日一員管五軍營叉刀官軍 錦衣衛大漢將軍一千五百七員名 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員 三千營紅盔將軍一千五百員名把總指揮十六員 明甲將軍五百二員名把總指揮四員大漢將軍八員 五軍營叉刀圍子手三千名把總指揮八員 勲衛散騎舍人無定員 旗手等二十衛帶刀官一百八十員

凡各門守衛官員照依分定 皇城四門等處地方各

領銅符收掌守衛遇巡城官到來將銅符比驗相同方許點關 成化十二年奏准每日 長安左右門初開先放常朝及見辭等項官吏盡絕方許驗牌放進各監局工役人等有攙越混進及夾帶財物入內買賣者守衛官具奏治罪 弘治三年題准大漢將軍并金吾等二十衛守衛等官各督所屬軍士凡遇北虜小王子并瓦剌使臣 朝見辭謝進入之時各要部伍齊肅甲仗鮮整不許喧譁錯亂違者叅問 十四年令各門進納錢糧所在守門軍士及門吏邀索財物者聽點城及巡視科道官叅提問罪 正德四年題准朝叅官員跟隨人役照例大臣三人餘者一人其供應人等務候朝畢驗進若故違并數外多帶及先期闖入者守衛官軍即時阻退如軍有躲閒代替官有賣放私占辦納網巾菜蔬等項俱聽巡視糾儀科道等官叅奏重治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夏六月虜大舉入通州管住以其被兵遊騎薄京城遂肆大掠京師戒嚴無敢議開門出擊 上令兵書丁汝夔理團營兵不下五六萬其中又多老弱遊惰不堪者遣將分領屯城內外時京兵久不見敵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諸將亦未臨行陣俱色變已而詔汝夔擊虜汝夔不奉 詔蓋無兵也汝夔尋棄市又移檄各邊將勤王邊兵至城中倉卒儲餉皆未有措有 旨犒師其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移文戶部

往來數日始得數餅餌之又命發粟則囊橐釜餽皆
無需當事者惟有太息

郡國兵 鄉兵

宋

寧宗嘉定七年六月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置
安撫諸司給其費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
之俾守諸寨蠻人聞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敢輕出
抄掠 九年正月命諸州招填軍籍十二月遷天水軍
于舊縣置知軍以下官 十七年五月詔覈實兩淮京
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寧宗紹定初趙善湘知建康荆防江軍寧淮軍 端平初

知南劍州荆劍浦弓兵營 是年十一月詔衛州

置雄楚軍五百人 四年三月孟珙復襄陽以蔡息降
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淳祐十二年二月
置池州遊擊軍 時知漢陽黃幹奏言國家比年以來
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
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于人心涣散而無統嘗觀成
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聯絡相關提防密而
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
而緩急不敢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
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
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

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爲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大甲四大甲爲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爲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爲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爲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爲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爲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爲荒政舉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

境嘯呼成群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旣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于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旣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于爲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爲乎臣所陳果有可採伏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

河北河東強壯 理宗端平元年十二月知柳州林汝浹奏兩河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擊其弊不敢招填今可嚴督州郡招刺強壯勿爲文具庶使各有武備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創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

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岩險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頌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風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安頭首十將節級皆叙功遷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宴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郴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其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袍月給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錦袍都頭以上

率有廩給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等級不拘資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括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勅諭從之致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為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藉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前往江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罷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淳熙三年勅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

爲省計有司雖募人爲之徃徃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困苦之李燾張栻力言其不便栻請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侯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原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漁民田爲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爲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命招及數從之湖南鄉兵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柳桂皆置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爲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二千二百人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創營田鼎澧辰沅靖置弓弩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邕州溪峒壯丁 淳祐間李魯伯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戡約溪峒二則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爲先務今者檢照前蹟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今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羶糜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

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
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官
司戢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亦
可稍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
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
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徃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
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况今
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
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
在徃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豈易必盡得
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壯丁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
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匪材被命此來所
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
敢不加之意近畧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
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黃慶龍者
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十八隘又新置古絢首領黃
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暎亦嘗節約天地蘭
那等州峒首領羅光貝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
節約所部諸款以略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
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
隘有警則協力勤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
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

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慶龍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丁民丁保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義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鬪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

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寢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閩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臣欲具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疆壯而補

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都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義士 沈作賓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有使臣故海盜也使招誘其黨冠勉之又置義士壯士衣糧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于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民兵 嘉定間趙光知揚州務修軍政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理宗端平二年肇慶府陳雷奮入對奏廣東民兵首領事上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奏止爲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

無止戍之勞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奸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供億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上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奏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爲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搶之叛招捕陳譚正籍民兵協力收護如近者廣州戍卒之叛既是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驗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上甚然之 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李抱真爲懷澤潞觀察審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爲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

庫實遂雄山東李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徙劔南西川至
則率戶二百戶取一人使之習戰貸雜役勿事緩則農
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
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
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
閱之亦其所樂趨者况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
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爲之糾合使
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爲得
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
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
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李愬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
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強其成矣夫
蓋可考也爲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勵使之精銳而民兵
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力役而使之安
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
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
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旣無所獲誰
肯効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
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爲之分別官軍有功則賞官
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旣失其心則言急曷望其助
知此數弊爲之處置則孰不樂爲吾用也者官軍間有

敗衄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
又習戰鬪使之戍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
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權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
速作施行庶邊疆固而國勢強矣 中書舍人袁甫奏
乞團結民兵劄曰臣聞方今邊面之患在乎兵少而力
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
境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
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
五人爲團置闡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
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燈分番教習官日給
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

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二虜未聞事勢急遽
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
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鞞虜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
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
解矣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
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
務令鎮密如其未會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要束亟作
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枵虛踈薄之患有周
圍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
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
未嘗不曰有賞罰柰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

也則曰倉卒何暇為及羽檄稍稀虜騎稍退又諉之於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為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為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評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審而膽壯又何鞫虜衝突之足慮哉

保勝軍 理宗淳祐四年七月詔江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山水寨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

守禦制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楊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 理宗淳祐三年六月資政殿學士知温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時李明復奏曰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為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

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敢越懼吾之
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邊帥欲
築城以爲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
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
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
爲之而山寨則爲數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
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
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
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
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謂家計寨宜復其舊者此也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

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
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
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
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馬三十一年虜亮寇江詔
淮漢等鄉籍民爲兵時荆南中曹威乃請籍民爲義勇
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
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
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
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九十人四
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
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

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
有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
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
有四等五等戶取一人產多者可以支吾少者徃徃棄
產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
免保正長伍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
遇教閱日以管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
之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
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有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
劉珙相度申奏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州義勇因
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匹分爲六隊孝宗

大章部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仍推忠嘉五秘
淳熙初張栻爲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
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栻旣去教法寢弛十一年冬趙
雄爲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人大
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
石門慈利不置藉紹興末守臣亦藉之章穎帥湖北時
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爲限限外之
數與官戶輪差從之 理宗端平二年八月新知建昌
軍徐臬辭奏江淮海道利害上曰淮兵不爲不多臬奏
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上曰義勇亦自可用臬奏皆
沿淮戀土之民人人可用

忠勇 理宗紹定四年七月詔制總諸帥戎司凡忠勇
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有子才藝異衆者令赴樞密院
審視錄用之 時李鳴復奏曰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
弓箭手刺爲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
而關中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
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
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
爲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
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鞭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
難以支也編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
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
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
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
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
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
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謂忠勇
軍常增其額者此也家計蹙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
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
爲五州計爲西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爲可採乞下四
川制置司叅酌施行

忠義 嘉定八年命利州路安撫司招刺忠義人 十
一年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忠義人立功其賞視

官軍司令許應龍奏曰夫紆一時之急者不得不爲權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爲強本之計賴忠義之人以紆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乎練官軍以防後日之患豈非強本之計乎粵自京口之舟失於警備之不嚴泗水之師衄於揣度之不審旣而決淮陰之勝以挫殘虜之鋒者忠義之力也邇者烽燧告警而敵情叵測遊騎出沒而疆場靡寧未幾奏濠梁之捷以伸吾中國之威者又忠義之力也雖然此特權宜之舉而疆本之計又有不容緩者蓋元氣旣回外邪自消吾之威令尚伸則英雄豪傑之徒莫不俛首屈意於其下然則官軍者豈非今日之所當振乎官軍振則根本強根本強則

忠義之人可以爲吾之助而不能爲吾之患此亦漢南北軍相制之遺意苟以其脆弱難用不加激勵而撻却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萬一恃強而驕蹇挾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譁乎况吾之虛實彼所熟知苟一搖足何以制之且今之官兵非不多也器甲非不利也廩食非不繼也以此禦戎何患不濟苟能揀其驍銳嚴其紀律日夕淬礪常若寇至迫遇敵之際則功多者有厚賞不進者有顯戮毋徇私意而爲之重輕毋事姑息而爲之容隱則怯者奮而爲勇弱者轉而爲強兵威振勵隱然有猛虎在山之勢不惟可以折敵人之衝尤可以消山東偏重之勢何者彼知

朝廷之所倚仗者不專在我也夫既資彼之力以紓一時之急復彰吾軍以消他日之患則國勢巋然猶泰山而四維之矣而或者乃曰忠義之人猶養虎耳饑則求食飽則反噬深咎夫招來者之不審也吁是固然矣然既招之則不容却之彼既與虜爲仇群然歸我苟無以安其心是絕其向生之塗激其等死之忿獸窮則搏勢所必至况彼方有功於我猶賴以爲犄角之助則亦惟區處調伏使之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虞耳所謂區處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贍之以缺額官兵之廩使之歡忻感戴樂爲吾用而吾之兵威又足以鎮服其心則亦庶乎其可也吁忠義若可慮

也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難用也而有以勵之則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必有任其責者耳夫膺守禦之寄者邊將也總邊將之權者制閫也昔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得以乘機制變而有成功今之任制閫者苟得其人則舉邊陲之寄悉以付之使進退伸縮莫不如意則號令一而人心協苟州縣之有事權者或得以已見專達雖曰事機無壅然而謀議或有異同施行或至抵牾則倉卒緩急諸將罔攸稟令廟謨宏深其必有以處此矣

鎮淮 淳祐十年十月詔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圍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

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子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
路山寨

忠衛軍 景定初孫子秀以浙西提刑蕪知常州淮兵
數百人浮寓貢院給賞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
名忠衛軍置寨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遼

遼有大首領部族軍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
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藉皇府
國有戎政量出三五千騎留餘兵為部族根本

太子軍 偉王軍 永康王軍 子越王軍

麻荅軍 五押軍

軍分隸南北府守衛四邊各有司存

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從官帳曰奚王府部鎮南境曰五院部六院部東北
路招討司曰烏隗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遙里部伯德部
奧里部南剋部北剋部圖盧部木者遠魯號部河西
西北路招討司曰突呂不部奧衍女直部室韋部西南
路招討司曰溫刺部烏古刺部涅刺越兀部梅古悉部
頡的部匿訖唐古部鶴刺唐古部黃龍府都部署司曰
隗衍突厥部奧衍突厥部北唐古部五國部 烏古敵
烈統軍司曰迭魯敵烈部及隗烏古部曰北敵烈部南
府凡一十六部曰鎮駐西南境曰乙室部西南路招討

司曰品部迭達迭刺部品達魯魏部乙典女直部 西
北路招討司曰楮特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達馬鼻古德
部東北路女真兵馬司曰乙室與隗部東京都部署司
曰楮特與隗部窈瓜部稍瓦部曷木部戊倒塔嶺曰詔
僕括部屯駐本境曰撒里葛部南唐古部薛特部
五京鄉兵

上京臨潢府統轄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 東京遼
陽府統轄有丁四萬一千四百 南京析律府統轄有
丁五十六萬六千 西京大同府統轄有丁三十二萬
六千七百 中京大定府統轄丁籍莫考可見者高州
三韓縣丁一萬 已上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萬
七千三百

邊境戍兵

東京至鴨綠西北峰爲界黃龍府正兵五千咸州正兵
一千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七十各守軍
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 來遠城宣義軍營八太子
營正兵三百大營正兵六百蒲州營正兵二百新營正
兵五百加陀營正兵三百王海城正兵三百柳白營正
兵四百沃野營正兵一千 神虎軍城正兵一萬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此東
境戍兵所以備高麗女直等國也

金

太祖收國元年五月詔遼東京州縣及南路僻者置猛安
謀克一如本朝之制

海陵貞元中遷都于汴徙上京路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
師勗宗正宗敬之族處之中都幹論和尚胡刺三國公
太保鼎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呆國公
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
處之河間旋命兵部尚書蕭仲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
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八分
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
至十謀克置一猛安 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

新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戶口繁簡地里遠
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差役無度乃大定間亦有功多
未酬者遂更定以詔天下復命新授者並令之封其謀
克人內有六品以下職及諸局承應人皆爲遷之三從
以上族人願從行者猛安不得過十戶謀克不得過六
戶 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
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
置又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
河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遙落河猛安不如此可
再遣兵部尚書張那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 二十二
年以山東屯田戶鄰于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蠶種

右丞相烏古論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爲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衆參政粘葛幹特刺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又以猛安謀克舊籍不明遇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命括其口以實籍之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刺溫之地廣而腴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迂速頗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他日可備緩急之用也承安元年六月詔應禁軍器路分步弓手擬于射糧軍內選之馬弓手擬于猛安謀克軍戶餘丁內選之其有爲百姓害從本州縣斷遣無猛安戶于二百里內屯駐軍餘丁內取之依

弓步手月給二貫石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萬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紮軍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其他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字勃本部族數皆稱自西北西南二路之紮軍曰蘇謨典紮曰耶刺都紮曰骨典紮曰唐古紮曰霞馬紮曰木典紮曰萌骨紮曰咩紮曰胡都紮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輿曰婆速曰恤頰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領之

宣宗貞祐二年河東北路按察使王擴陳守禦策大約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六十三 三十三
軍校猥多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俸可給兵士三十人
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
千人爲一軍擇里重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
閱約束美豈不簡易而省廢哉書奏不見省

渤海軍 渤海八猛安之軍也

奚軍 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
山西分遷河東

漢軍 大定時所置有事則簽取于民無事或亦放免
中都永固軍 大定時所置

鎮防軍 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
西北分番屯戍軍

西北屯軍

初太祖收國二年四月詔以婁室言黃

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爲
萬戶領之世宗大定五年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
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
戍餘並放還章宗承安三年八月命護衛右和尚爲押
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
西北路驅軍 金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泰州者
邊鋪軍 守河南陝西邊界者

三虞侯順德軍 守河東邊界者

諸路効節軍 章宗所置掌司弓手者

河南陝西弩手軍 宣宗興定二年選募二千人爲一

軍賜號威勇

諸路射糧軍 募民爲之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中以燕克雜役者

牢城軍 嘗爲竊盜者以充防禦之役

土兵 司警捕之事

長勝軍 天會間郭藥師所統而降者皆遼水側人也
以鄉土歸金皆愁怨思歸宗望令罷還正隆間又嘗罷
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
之軍之號

義軍 貞祐二年古里甲石倫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
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

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
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
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

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延安鄧鞏熙泗穎蔡隴秦
河海壽唐商洮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環葭澳
寧邊東勝淨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
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益都京兆太原臨洮臨潢
置泰撫蓋及宣宗南遷亂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
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旣缺糧
備不給腴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
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

數年至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然初南渡時
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
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
爲一謀克又設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
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故劉祁謂
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
騷動民家丁男或皆強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閭里嗟
怨盈于道路

大將府治稱號 收國元年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畧遼
地置南路都統司以討張覺 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
內外諸軍都統之名又置奚路都統司以御奚後改爲

六部路都統司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
安猛安上軍帥軍帥上萬戶萬戶上都統然時亦稱軍
帥爲猛安而猛安則稱親管猛安者及燕山旣下循遼
制立樞密院于廣寧府以總漢軍 太宗天會元年以
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爲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
年以伐宋更爲元帥府其都元帥必以諸班幸極烈爲
之恒居守不出六年詔還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
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置防禦使凡州府
所募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爲一指揮司使分爲四
都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其軍數有多寡則與近
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設指揮使若

百人則止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爲都不及百人止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員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爲東南路都統司治東京以鎮高麗後又置統軍司于大名府海陵天德二年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都總管府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烈部統軍司爲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三年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戶之官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爲都統府世宗大定五年復罷府降爲統軍司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以鎮臨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應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爲元帥府罷則復爲院宣宗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元光間招義軍總以都統又外設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爲總領

養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詔歲給遼東戍卒紬絹有差海陵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并虞候司順德軍官並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匹于京城易衣襖穿膝數萬給軍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士每歲當支一千萬貫官

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于官民戶此軍須錢由始也時言者以河南山東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弓手于民間驗物力均敷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軍省其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使錢仍舊四年六月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見在如實缺用則具數以聞十年四月命德順州建營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章宗承安三年以軍須所費甚大乞驗天下物力均徵擬從黃河夫錢例徵軍須錢驗各路勢家物力每貫徵錢四貫西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金州

則免徵周歲三限送納恐期遠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輸納凡河南陝西山東做老千戶謀克蒲輦正軍阿里喜等給賞之例舊制千戶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十疋不及十年比例十年以上謀克支謀克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四蒲輦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疋不及十年銀二十兩絹一十五疋馬步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馬芻粟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馬芻粟德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三馬芻粟軍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疋給兩馬料長行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疋綿十五兩給一馬料奚軍

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細絹春秋各一疋給
三馬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細絹同上給二馬料
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細絹同上飼一馬 北軍臨
潢等處永屯駐軍千戶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疋飼
馬六匹步軍飼兩馬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五馬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
疋飼四馬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三
疋綿十兩地一頃旗鼓司人與阿里喜同交替軍錢二
貫米四石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漢軍千
戶月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疋飼四馬謀克錢二貫五
百文糧一石絹六疋飼二馬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

絹四疋 上京路永屯駐軍所千戶月給錢粟十三
石絹十疋綿二十兩飼三馬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二馬正軍月支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
絹四疋綿十五兩飼一馬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
石一斗絹四疋綿十五兩 諸北邊永駐軍月給補員
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 貞祐三年軍前委差及
掌軍官規圖糧料冒占職役皆無實員又見職及遙授
者已有俸給又與無職事者同支券糧故時議欲省員
減所給之數俟征行則全給之及興定二年彰化軍節
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蓋欲感悅士心使
爲國盡力耳至于無事之時其妻女猶愛絡何謂耶五

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見屯軍戶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官租甚非善計皆不見聽諸屯田軍人如差防送日給錢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寧官人月給米五斗柴一車春秋衣麤布一段秋絹二疋綿一十五兩諸黃院子年滿者以元請錢糧三分內給一貫石養老

按史臣曰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稱其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動人多沉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伍保落技多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

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創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効力而守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密簽軍募軍兼採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人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于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忌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鏗裂將帥携離士卒驕惰迨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尚之所謂忠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十三
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豈非自壞其家法所致與

元

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置政不脩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為矣

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

之

世祖中統三年九月詔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與董文炳會議兵民籍每十戶惟取其二充武衛軍其海州東海州東海漣水移入益都者亦隸本衛 至元十一年正月勅荆湖行院以軍三萬水弩砲手五千隸淮西行院 是年六月勅合答選部下蒙古軍五千人與漢軍分戍沿江堡隘為使傳往來之衛 十五年九月詔分揀諸路所括軍驗事力乏絕者為民其恃權豪避役者復為兵又減至元九年所括三萬軍半以為民其商戶餘丁軍並除之 二十二年令福建黃華畬軍有恒產者為民無恒產與妻子編守城軍

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群戍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外郡戍卒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已錢貸之徵其倍息逃亡者各處鎮守官及萬戶府並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帝曰卿言良是 二年九月命廣海左右江戍軍依舊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

文宗天曆元年冬十月罷內郡及行省兵 順帝至正十年冬十月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立兵馬司以掌防禦遂置六名東平濟南徐州四兵馬司

十四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盧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盧故以名之 是年立淮東等處宣慰司置司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 又置大兵農司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十七年春正月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慰司節制 十一月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十八年二月議團結山西大小十一處以爲保障命中書右丞塔失帖木兒左丞烏古孫良禎等總行提調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十二
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
應九月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農司二道一
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胡粹中曰兵貴精不貴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團
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
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圍結果何益哉

果毅軍 至正乙未秋杭破越民結義固守江南行臺
官檄邁里古思總統義民護城池乃更募得勇悍者三
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時御史大夫拜住
哥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 吳良佐華亭人好學有文
氣至正兵起總帥與語大悅版授華亭尹辭請以白衣
議事帥賢之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數千家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二終

